

看世界

□ 孙亚军

IT旧地图找不到AI新大陆

当全球都在热议人工智能（AI）红利时，印度却率先吞下了苦果。

今年以来，被视为印度信息技术（IT）行业风向标的Nifty IT指数多次断崖式下跌，较2024年高位如今已近乎腰斩，成为印度资本市场表现最差的板块之一。与此同时，行业龙头业绩承压，裁员消息不断，投资者信心下降……AI冲击下，印度IT产业遭遇巨大挑战。

印度IT产业以“外包”闻名世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跨国企业为降低软件开发和维护成本，将大量技术服务外包给印度。凭借庞大的程序员群体、低廉的人力成本以及普遍的英语语言能力等优势，印度承接了全球海量订单，成为全球IT外包中心，并因此获得“世界办公室”的称号。

随着产业的发展，大量就业岗位也涌现出来。无数印度年轻人争相学IT、挤破头进大厂，渴望着有朝一日能拿着体面的收入，出入高端写字楼，实现阶层的跃迁。

然而，AI的出现，改变了一切。随着AI技术能力不断进化，AI编程工具已经能够自主帮助开发者完成代码生成、错误修复等任务，极大提高了软件开发效率。过去，一个大型软件项目可能需要数百名工程师参与开发、测试和维护，

如今通过AI智能体、代码生成工具等，只需要很少的人力就能完成同样的任务。对于“以人数取胜”的印度IT产业来说，这无异于釜底抽薪。

今年2月初，美国AI企业安索普（Anthropic）发布了新一代编程工具，声称“人人都能成为开发者”。消息一出，全球软件股遭遇“寒潮”，印度股市的IT板块开启踩踏式抛售模式，Nifty IT指数单月暴跌近20%。

到了5月份，Anthropic、美国开放人工智能公司（OpenAI）等AI企业相继宣布推动企业级AI应用落地，市场对AI替代软件开发工作的担忧进一步升温。已如惊弓之鸟的Nifty IT，再次应声大跌。

如今的印度股市投资者甚至已经找到了“规律”，每一项重磅AI产品发布，印度股市就要崩一次。还有市场研究机构警告，如果印度IT服务产业仍维持现有模式，整个产业或将在2030年前彻底消失。

目前，印度主要IT企业正在加速转型应对危机。一方面，加大裁员力度。印度最大IT服务企业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开启了史上最大规模裁员计划，在全球范围内裁减了约1.2万个工作岗位，此举也被媒体称为“AI替代效应的缩影”。另一方面，积极拥抱AI。多家印

度IT大厂已经开始增加AI技术投入，加强员工AI培训，并寻求与AI企业合作，希望从传统外包服务商转变为AI解决方案提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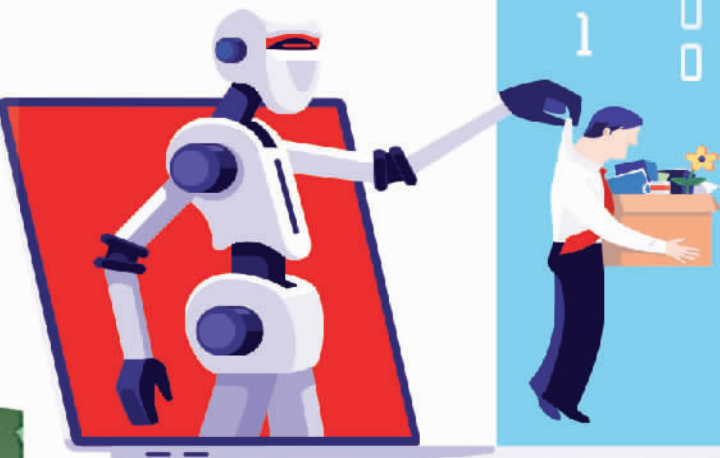
但这是否意味着，印度将从世界的“IT后台”走向未来的“创新舞台”呢？目前来看，前景并不乐观。

长期以来，印度IT产业始终面临着一个尴尬现实：其赖以发展的优势并非技术壁垒，而是廉价劳动力。印度IT产业普遍采用的是“按人头、卖工时”的收费模式，优势在于“量大管饱”。但在核心技术与创新等领域，印度企业大多没能建立起“护城河”，缺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自研产品，也鲜少能推出在全球市场上叫得响的原创软件。如今，AI直接将这一困境的遮羞布撕开，让“被甩出赛道”的危机彻底暴露在公众面前。

换句话说，AI带来的冲击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替代，更体现为对传统商业模式的重构。过去IT产业的人力结构是“金字塔”形，印度凭借大量初级和中级程序员的重复性劳动，将自己打造成了那个稳稳当当的“基座”——庞大、结实、不可替代。而今天，这个基座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硅基化”。毕竟在这场效率竞赛中，没有人能比得过成本更低、不眠不休、任劳任怨的AI。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印度IT产业面临的挑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咨询行业、金融分析、法律服务等都可能面临类似挑战。业界普遍认为，AI不仅能提高生产效率，也会重组生产要素，改变生产函数，最终对就业结构、全球价值链、生产关系等产生深远影响。这意味着，AI并不会简单替代所有人，而会根据人的能力重新界定岗位价值——重复性、标准化的岗位价值会大幅降低，能够利用AI解决复杂问题的人才价值则有望迅速上升。

换言之，对于印度IT产业而言，AI的降维打击并非刻意瞄准。它针对的不是某个国家、某个产业，而是无法与时俱进的产业结构。印度真正的危机，也不一定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抱着旧地图，去找新大陆”的思维模式。



踏着鹅卵石路面一级级向上走，蓝白配色的小楼映入眼帘，让人感到宁静。不远处有歌声随海风飘来，再回头时，发现早已置身喧嚣之外。这里是西迪布赛伊德，位于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以北，毗邻地中海。这座海滨小镇的建筑外观以蓝白两色为主，所以人们往往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蓝白小镇”。

“来突尼斯旅游，就一定不能错过西迪布赛伊德。”突尼斯文化遗产专家礼萨·希利退休前在突尼斯大学任教，曾多次到访西迪布赛伊德，被这座小镇的魅力深深吸引。

不久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西迪布赛伊德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得知这一消息的希利脸上露出收不住的喜悦之情。

在希利看来，蓝色和白色定义了西迪布赛伊德，“这两种颜色让它不同于带有烟火气的麦地那老城和充满历史气息的迦太基遗址”。

在白色三角梅的掩映下穿行时，一同游览的希利介绍起蓝白配色的巧思。他说，白色墙体能反射阳光，有助于在夏日保持室内凉爽。同时，门窗、栏杆和百叶窗上的蓝色能让人联想起拥抱小镇的大海与天空。“这种色彩组合营造出一种宁静祥和的氛围，使每个街角都成为一件艺术品。”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可见镶嵌铆钉的门、木雕格栅窗和锻铁阳台等细节，混搭的建筑风格是“蓝白小镇”多元文化交汇相融的缩影。19世纪至20世纪，深爱小镇光影的鲁道夫·德朗热男爵为这里守住了经典的蓝白配色画风。1915年，在德朗热的推动下，突尼斯颁布法令保护小镇，限制房屋外观改造，并禁止在海岬上进行无序建设。此后，西迪布赛伊德的蓝白色调一直保持至今。

行至小镇深处位于海岬上的观景点，与地中海联通的突尼斯湾逐渐显露。向南眺望，蜿蜒的海岸线勾勒出迦太基古城与大海相交的痕迹，湛蓝海面上，一艘邮轮正朝拉古莱特港缓缓驶去。

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导游艾曼·梅津带领旅行团抵达观景点，他挥手示意游客们自由活动。他说，站在小镇顶端欣赏秀丽的地中海、远处绵延的山脉、迷人的突尼斯城及海岸线，无疑是美妙的。“这样的小镇不仅在北非地区独一无二，在其他地方也难得一见。”

据官方统计，突尼斯2025年接待境外游客超1100万人次。希利说，目前小镇每年接待游客约450万人次，这足以说明小镇的吸引力。

在希利看来，西迪布赛伊德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如何改善基础设施、加强旅游管理是小镇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后，会有更多游客慕名而来，我们必须尽快行动起来。”（据新华社电）

本版编辑 韩叙 王一伊 美编 夏祎

悦读

□ 肖瀚

当“白蚁”蛀空了美元

“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往往始于无声处”——这句话的分量从2025年开始骤然加重：

美国对全球加征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引得全球侧目；美元不升反贬，美元结算也因频繁使用的金融制裁而变得不那么牢靠；美国国债总额正式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其作为全球安全资产的地位也开始松动……

货币秩序重构是百年一遇的机会，能否抓住时机，是时代给我们的课题——或许正是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资深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缪延亮在此时推出新著《货币的秩序》的重要原因。

作者认为，在过去很多年里，美元之所以在多次危机中得以企稳，关键在于拥有两个锚，其一是所有主权货币赖以存在的“法理之锚”，即美国的主权信用与制度保障；其二是美元独有的“功能之锚”，即一个高效的、能够持续向全球提供金融公共品的金融市场体系。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目前全球尚不存在一种足以替代美元的国际货币。正是在“双锚”以及“别无选择”格局的共同支撑下，美元才在多次动荡中得以转危为安。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美元的“法理之锚”和“功能之锚”正在同时动摇。

书中关于“白蚁与大厦”的隐喻，意味深长。

在缪延亮看来，美元的信用大厦，不是被一场飓风掀翻的，而是被“白蚁”从内部蛀空的。

第一只“白蚁”，是政治俘获。金融

寡头、军工复合体、科技巨头轮番俘获华盛顿的决策机制。书中指出，美国国会游说支出从1998年的14.5亿美元飙升至2023年的42.6亿美元，金融业是最大的单一游说力量。政策的制定，越来越像“一场利益集团之间的分赃”，而非公共理性的产物。“当一国国内政治被少数利益集团俘获，其货币所代表的主权信用便不可避免地受到侵蚀。”

第二只“白蚁”，是制度刚性。美国的权力制衡体系曾被视为美元“法理之锚”的根基。但近年来，这种制衡正在异化为僵局；政府关门成为常态，债务上限沦为“政治人质”，联邦预算过程形同虚设。书中特别提到，2023年至2024年间，美国国会未能通过任何一项常规拨款法案，政府全年依赖临时拨款维持运转。一个连预算都无法按程序通过的国家，其货币的“法理之锚”还能得到多少信任？

第三只“白蚁”，也是个头最大的那只，是财政疲劳。据美国财政部8月19日公布的数据，美国国债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而就在今年3月，美国国债总额才刚刚突破39万亿美元大关；利息支出则早在2024财年就超过1万亿美元，首次超过国防开支。书中追溯了从克林顿政府财政盈余到如今债台高筑的轨迹，指出：“财政疲劳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当利息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某个临界点，市场对债务可持续性的信心便会突然崩塌——不是渐进式衰减，而是断崖式坠落。”

3只“白蚁”从不同角度对美元大厦发起了持续性的噬咬，导致美元的“法理之锚”和“功能之锚”双双受损。

既然美元之锚已经动摇，为何它至今仍是全球主导货币？书中给出的理解框架是“泡沫均衡”。

所谓泡沫均衡是指，美元的霸权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一种“自我实现的预期”：因为大家都相信美元是安全资产，所以资金会涌入美元资产避险；资金的涌入又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安全资产地位。这是一种正反馈循环，也是一种脆弱的均衡。其关键特征在于，“它可以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维持，甚至看起来坚不可摧；但一旦预期反转，崩塌的速度会远超所有人的想象”。

作者用一组数据来衡量这个泡沫的体量：从2006年到2025年，美国对外总负债从16万亿美元膨胀到71万亿美元，对外净负债从不到2万亿美元飙升至28万亿美元，与GDP之比高达88%。这意味着，美国每年需要吸引巨额外资流入，才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一旦安全资产共识破裂，资金流向逆转，这个泡沫均衡便可能以极快的速度瓦解。

信任的崩塌，从来不是渐进的。书中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欧洲为例，做了类比。危机爆发前，德国国债与意大利国债的利差几乎为零——市场相信它们同样安全。但当危机爆发，利差瞬间扩大到500个基点以上。

这正是“慢积累，快触发”在现实中的投射：根基的侵蚀是缓慢的，但秩序的崩塌是迅速的。

那么，哪些货币有潜力成为美元的替代者？

作者认为，黄金和欧元可能性都不大。

在缪延亮看来，近年来黄金的价值重估，本质上反映的是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趋势的强化，而非金本位制的回归。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一度为世界带来繁荣稳定的金本位制已难现往日辉煌。

欧元在诞生之初曾被寄予厚望，但“统一货币、分散财政”的制度缺陷以及背后难以跨越的政治约束，使之在与美元的长期竞争中逐渐显露疲态。而且，欧洲经济正陷入结构性增长停滞，活力的缺失也从根本上削弱了欧元的长期价值。

在此背景下，人民币被认为是最具潜力的替代者之一。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国际经贸格局的重构，共同构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时代背景。但外部机遇还需要依靠内部的制度改革。“历史一再证明，经济实力并不能自然演化为金融实力，贸易规模的扩张也无法自动生成国际货币信誉。中心货币的形成，不仅依赖于经济实力，还需要持续的市场培育和制度建设。”

那么，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人

民币应该怎样做？这或许是本书中最具建设性的部分。

作者将历史上曾经承担或部分承担过国际货币责任的货币归为三大类，分别是基于贸易和产出的“生产者货币”、基于网络效应和惯性的“主导货币”以及基于金融市场深度和开放程度的“媒介货币”。其中，美元是典型的主导货币，人民币目前更多扮演着生产者货币的角色。

基于这个前提，作者给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三大建议，分别为增强生产者货币、削弱主导货币和成为媒介货币。

先来看增强生产者货币。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三成，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使用，正是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之上。书中强调，这条路要走得扎实，需要继续深化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特别是在大宗商品领域。

再来看削弱主导货币。作者并不提倡“对抗美元”，而建议“减少对美元的单一依赖”。书中分析了包括智能支付、区块链跨境结算等在内的数字支付带来的结构性变化，认为这些技术正在重塑国际支付的底层架构。当支付不再“必须经过纽约的清算银行”，美元的网络效应就会被逐步稀释。

最后来看成为媒介货币。一种货币要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媒介，意味着它必须拥有足够的深度和流动性，让全球投资者愿意持有、愿意交易、愿意以此为锚。“这是最终目标，也是最大的跨越”。

《货币的秩序》不是一本预言书。它没有断言美元何时衰落，也没有承诺人民币何时崛起。它做的，是提供了一套理解货币秩序变迁的认知框架：“法理之锚”与“功能之锚”是根基，“慢积累、快触发”是规律，“生产者—主导—媒介”是路径。

在自序的最后，缪延亮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从静水安然，到大江浩荡，愿人民币国际化亦如是！”而那条从静水到大江的路，不靠运气，不靠别人的衰落，只靠自己一砖一瓦地构建信任。

